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第十三回 歸正樓第三 顯神機字添一畫 施妙術殿起雙層

貝去戎嫖過的婊子盈千累百，哪裡記得許多？見了那少年姐妹，雖覺得有些面善，究竟不知姓名。見她掩著啼痕，別了眾人先走，必非無故而然，就把她姓名居址與失身為妓的來歷，細細問了一遍，才知道那些眼淚是流得不錯的。這個姐妹叫做蘇一娘，原是蘇州城內一個隱名接客的私窠子。只因丈夫不肖，習於下流，把家產蕩盡，要硬逼她接人。頭一次接著的，就是貝去戎。貝去戎見她體態端在，不似私窠的舉止，又且羞澀太甚，就問其來歷，才知道為貧所使，不是出於本心。只嫖得一夜，竟以數百金贈之，叫她依舊關門，不可接客。誰想丈夫得了銀子，未及兩月，又賭得精光，竟把她賣入娼門，光明較著地接客，求為私窠子而不能。故此想念舊恩，不時流涕。起先見說是他，歡喜不了，故此踴躍而來。如今看見不是，又覺得面貌相同，有個睹物傷情之意，故此掉下淚來。又怕立在前愈加難忍，故此含淚而別。貝去戎見了這些光景，不勝淒惻，就把幾句巧話騙脫了身子，備下許多禮物，竟去拜訪蘇一娘。

蘇一娘才見了面，又重新哭起。貝去戎佯作不知，問其端的。蘇一娘就把從前的話細述一番，述完之後，依舊啼哭起來，再也勸她不住。貝去戎道：「你如今定要見他，是個什麼意思？」

不妨對我講一講。難道普天下的好事，只許一個人做，就沒有第二個暢漢趕得上不成？」蘇一娘道：「我要見他，有兩個意思。一來因他嫖得一夜，破費了許多銀子，所得不償所失，要與他盡情歡樂一番，以補從前之缺。二來因我墮落煙花，原非得已，因他是個仗義之人，或者替我贖出身來，早作從良之計，也未見得。故此終日想念，再丟他不開。」貝去戎道：

「你若單補前情，倒未必能夠；若要贖身從良，這是什麼難事？在下薄有錢財，儘可以擔當得起。只是一件：區區是個東西南北之人，今日在此，明日在彼，沒有一定的住居，不便娶妻買妾，只好替你贖身出來，送還原主，做個崑崙押衙之輩，倒還使得。」蘇一娘道：「若是交還原主，少不得重落火坑，倒多了一番進退。若得隨你終身，固所願也。萬一不能，倒尋個僻靜的庵堂，使我祝發為尼，皈依三寶，倒是一樁美事。」

貝去戎道：「只怕你這些說話還是托詞，若果有急流勇退之心，要做這撒手登崖之事，還你今朝作妓，明日從良，後日就好剃度。不但你的衣食之費、香火之資出在區區身上，連那如來打坐之室、伽藍入定之鄉、四大金剛護法之門、一十八尊羅漢參禪之地，也都是區區建造。只要你守得到頭，不使他日還俗之心背了今日從良之志，就是個好尼僧、真菩薩，不枉我一番救度也。你可能會如此麼？」蘇一娘道：「你果能踐得此言，我就從今日立誓，倘有為善不終，到出家之後再起凡心者叫我身遭慘禍而死，墮落最深的地獄！」說了這一句，就走進房中，半晌不出。

貝去戎只說她去小解，等了一會，不想走出房來，將一位血性佳人已變做肉身菩薩，竟把一頭黑髮、兩鬢烏雲剪得根根到底。又在桃腮香頰上刺了幾刀，以示破釜焚舟、決不回頭之意。貝去戎見了，驚得毛骨悚然。正要與她說話，不想烏龜鴛母一齊喧嚷進來，說他誘人出家，希圖拐騙，閉他生意之門，絕人餬口之計，揪住了貝去戎，竟要與他拼命。貝去戎道：

「你那生意之門、餬口之計，不過為『錢財』二字罷了。不是我誇嘴說，世上的財錢都聚在區區家裡，隨你論百論千，都取得出。若要結起訟來，只怕我處得你死，你弄我不窮。不如做樁好事，放她出家，待我取些銀子，還你當日買身之費，倒是個本等。」烏龜鴛母聽了，就怕他索取身錢，還要償還使費。

貝去戎並不短少，一一算還。領了蘇一娘，權到寓中住下。當晚就分別嫌疑，並不同牀宿歇，竟有「秉燭待旦」之風。

到了次日，央些房產中人，俗名叫做「白螞蟻」，慣替人賣房買屋，趁些居間錢過活的，叫他各處抓尋，要買所極大的房子，改造庵堂，其價不拘多少。又要於一宅之中，可以分為兩院，使彼此不相混雜的。

過了三朝五日，就有幾個中人走來回話，說：「一位世宦人家，有兩座園亭，中分外合，極是幽雅。又有許多餘地，可以建造庵堂。要五千金現物，方可成交，少一兩也不賣。」貝去戎隨了中人走去一看，果然好一座園亭。就照數兌了五千，做成這主交易。把右邊一所改了庵堂，塑上幾尊佛像，叫蘇一娘在裡面修行。又替她取個法號，叫做「淨蓮」。因她由青樓出家，有出污泥而不染之意，故此把蓮花相比。左邊一所依舊做了園亭，好等自己往來，當個歇腳之地。裡面有三間大樓，極深極邃，四面俱有夾牆，以後拐來的贓物都好貯在其中，省得人來搜取，要做個聚寶盆的意思。樓上有個舊匾，題著「歸止樓」三字。因原主是個仕宦，當日解組歸來，不想復出，故此題匾示意，見得他歸止於此，永不出山。誰想到了這一日，那件四方傢伙竟會作起怪來，「止」字頭上忽然添了一畫，變做「歸正樓」。

貝去戎看屋的時節，還是「歸止」，及至選了吉日，搬進樓房，抬起頭來一看，覺得毫釐之差，竟有霄壤之別，與當日命名之意大不相同。心上思量道：「『正』字與『邪』字相反，邪念不改，正路難歸。莫非是神道有靈，見我做了一樁善事，要索性勸我回頭，故此加上一畫，要我改邪歸正的意思麼？」

仔細看了一會，只見所添的筆跡又與原字不同。原字是凹下去的，這一畫是凸起來的，黑又不黑，青又不青，另是一種顏色。

貝去戎取了梯子，爬上去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些濕土，乃燕子銜泥簇新壘上去的。貝去戎道：「禽鳥無知，哪裡會增添筆畫？」

不消說，是天地神明假手於他的了。」就從此斷了邪念，也學蘇一娘厭棄紅塵，竟要逃之方外。因自己所行之事絕類神仙，凡人不能測識，知道學仙容易，作佛艱難，要從他性之所近。

就把左邊的房子改了道院，與淨蓮同修各業，要做個仙佛同歸。

就把「歸正」二字做了道號，只當神道替他命名，也好顧名思義，省得又起邪心。

一日，對淨蓮道：「我們這座房子，有心改做道場，索性起他兩層大殿，一邊奉事三清，一邊供養三寶，方才像個局面。」

不然，你那一邊只有觀音閣、羅漢堂，沒有如來釋迦的坐位，成個什麼體統？我這邊壇場狹窄，院宇蕭條，又在改創之初，略而未備，一發不消說了。」淨蓮道：「造殿之費，動以千計。」

你既然出家，就斷了生財之路，縱有些須積蓄，也還要防備將來，豈有仍前浪用之理？」歸正道：「不妨。待我用些法術感動世人，還你一年半載，定有人來捐造。不但不要我費錢，又且不要我費力，才見得法術高強。」淨蓮道：「你方才學仙起頭，並不曾得道，有什麼法術就能感動世人，使他捐得這般容易？」歸正道：「你不要管。我如今回去葬親，將有一年之別，來歲此時方能聚首。包你回來之日，大殿已成，連三清三寶的法像，都塑得齊齊整整，只等我袖手而來，做個現成法主就是。」

淨蓮不解其故，還說是誕妄之詞。

過了幾日，又說十尊羅漢之中有一尊塑得不好，要乘他在家另喚名手塑過，才好出門。淨蓮勸他將就，他只是不肯，果然換了法身，方才出去。臨去之際，只留一位高徒看守道院，其餘弟子都帶了隨身。